

陈丽君
独白

“命运开始发生改变，一下子就不同了。”

我出生在浙江嵊州，这里是越剧的家乡，越剧氛围非常浓厚。村里没有什么别的娱乐活动，大家偶尔会唱一唱越剧，现在嵊州的每一个村都仍有广播，每天早中晚定点播放越剧。

后来小学毕业，我进入了嵊州艺校。我就在这个小小的艺术天地里待了3年，小小的练功房、小小的教室，但在这里构成了我与越剧最初的记忆。

练功当然是很辛苦的。不论是哪个行当，没有台下的辛苦都不可能台上的呈现。腿功、腰功，该有的基本功全要练。从嵊州艺校毕业后，我到了杭州，进入了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和省艺校联合共创的小百花班，要求就更严格了。每天天还没亮就开始出晨功，练嗓、练腿毯、练各种基本功，等月亮挂在天上才回去，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么辛苦，我们整个班都是这样过来的。

小时候觉得学艺术，参加各种考试的情况会少一点，但事实上要求比普通学校还要严格得多。即使在暑假期间也会进行三次全面的考核，这些严格的要求，是老师希望我们勤于练习，不要对自己懈怠。所以即便是暑假，我也每天都在练功。

在那些特别苦的日子里，在因为练习摔得五脏六腑都痛的时候，我也会想：“为什么一个女孩子要学这些技巧？为什么会发明这些动作？”人都有规避痛苦的本能和欲望，会怕痛，怕冷，会想要偷懒，但我是一个比较自律的人，不允许自己懈怠。

其实最开始我学习的是花旦，进了小百花班之后才转了小生。当时老师劝了我好几次，直到第三次的时候，我才决定听从老师的意见——“既然这样的话那就去试试吧。”我的命运从此开始发生改变，迈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。

从花旦到小生，表演、形体、唱腔，一切的一切都不同了，就像建好了房子要连地基全部推倒，画好了图画要把纸上所有的颜色都抹去，只要带上一分以前的痕迹，你就学不好，从头到脚，从内到外，都是全新的。

但我觉得我是幸运的，能够有机会从头开始学习。

戏曲舞台上的女小生和现实中的男性不同，不仅是在外形、肢体或者眼神上的不同，更重要的是内核上的区别。虽然在舞台上演绎的是一个男性的角色，但这里面有女性的灵魂，这是我觉得最不一样的地方。

小生里也分文生和武生，武生有武生的功架，文生有文生的儒雅，各有各的韵味，不单单只有一个帅字，无论是什么行当，都有一套程式的框架，但每个演员的呈现和表达各有不同。具体解读，则依靠每一个演员不同的思想。

最开始学剧目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只是学会了肢体动作，还没有办法完全走入这个人物——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需要你经年累月的训练里面，在慢慢积累的过程之中，不断地融入人生的体验与情感。

在付出努力的那些年，我都很“当下”，告诉自己一定要抓住每一个机会。每一次有比赛、或者有一个角色来了，我都铆足了劲去参与。哪怕只是在跑龙套的时候，我都很怕自己不够认真。因为当你还是学生的时候，有老师监督你每天练功，什么时候该做什么，会有系统的训练和安排，但进团之后不一样，你成为了一个演员，你必须自己管理好自己，一不小心很容易松懈。我时刻提醒自己，怕自己今天这里松一点，明天那里松一点，身上有了随便的习惯，当

2023年最出圈的越剧演员

陈丽君的秘密世界



核心提示

2023年Q4，谁的社交平台上没有被《新龙门客栈》刷屏？谁没看过贾廷摄人心魄的一笑？又是谁在偷偷地打开软件抢着越剧门票，只为现场一睹“老公姐”陈丽君的魅力！

贾廷的魅力已经无需过多赘述，只是他戳中每个人的苏点都大不相同。

“撩起袍子一抬腿踩在椅子上，摇着扇子邪魅一笑。”

“一回头，一推门的风流倜傥……”

“一身潇洒利落的侠客打扮，单手抱起同场演出的‘金镶玉’转圈。”

这都是属于越剧“女小生”陈丽君的名场面。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，这是他们和越剧的第一次接触。而陈丽君已经在越剧的世界里沉浸了18年。

老师茅威涛评价她：“陈丽君是我们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特别优秀又特别拼命的90后，所有的比赛，她只要去参加就一定是金奖，她是唱念做表打，全能来。”

今年正是女子越剧诞生100年，越剧界的“顶级女团”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也将在明年迎来建团40周年。追随着越剧百年历史上一代代前辈的脚步，陈丽君正以一种最当下的方式，再次让人们看见这个剧种的魅力，并为之心驰神往。

你哪天真正得到一个角色的时候，身上却已经没有了能承载起这个角色的能力。

其实很早就听到茅威涛老师说要排《新龙门客栈》，但我们这一组进入剧组是最晚的，排练周期也非常紧凑，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要完成首演。在那段紧张的日子里，我几乎满脑子都是戏，飞机上、演出的间隙里，所有时间都在努力地学习，我的内心是有些焦虑的，因为我不敢随便地面对观众，我觉得必须尽我所能地，谨慎地对待舞台。

我在《新龙门客栈》中饰演的是贾廷，这个角色与越剧中传统小生的风格有些不同，《新龙门客栈》是武侠题材，贾廷也不是传统的文弱书生。我曾经试图找一个对标的角色，找一些肢体上或者行为上的感觉，但立在舞台上，要真正具化到这个人，还是必须要依靠自己的理解。

一开始大家可能会觉得他是个邪魅的反派，就像邱莫言的台词说他“人称玉面修罗，性情诡诈阴冷”。但我认为这不是真正的贾廷，真正了解他之后，你就会发现他不完全是一个反派，反而是最最纯粹一个人。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表象，他就是要别人这么看待他，需要有这些伪装才能活下去，或者生存得更好。这种反差感带给他更多的魅力，也特别让人心疼。

最可悲的是“他”一直没有找到自己。金镶玉有塔塔儿可依靠，周淮安有邱莫言为知音，贾廷虽然有义父倚仗，可他们两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又是完全背离的，他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。

所以我很喜欢肉铺那一场戏，这是贾廷第一次向观众真正袒露自己的内心，观众也开始认知到他不是一个完全的反派。随着贾廷和周淮安在价值观和生存之道上发生了一些碰撞，这个人物也开始变得更加丰富，有更多的层次递进。

演绎一个角色，每个人的理解都是不同的。当观众真正走进一个戏之后，也会很细致地来剖析戏里的每一个人，我偶尔也能看到观众@我，分享他们对于贾廷的理解，有时候我也会边看边点头，认为他们有道理，说得对。有些时候观众能看到我没有看到的点，对于我们演员来说，这也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学习或者吸收到更多经验的途径。

戏是常演常新的，每一场演出，我都觉得是一种学习。在演出的过程中，我也经常会对角色有一些新的理解，每一次可能会发掘一些新鲜的东西，而不是完全复制。这种新的理解并不是指突然的顿悟和开窍，而是在种种细微的感受上面，有时候很多生活的点滴细节，也会成为我们体验的素材。今天一点点，明天一点点，积累到一定份上，就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爆点。

相比于别的艺术门类，戏曲实属小众。虽然在中国，没有什么人不知道戏曲。但真正能够走进剧场去观看演出的少之又少。

我希望能够用实际行动来为戏剧宣传。有时候哪怕只是去当一个NPC我也很愿意参与，因为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：别人看到了我，也就看到了越剧；看到了越剧，也会看到更多的演员。就像有些人知道我之后会来看戏，又因此发现其他演员的好，也喜欢上他们。观众能够因为你而来，然后在这里发现了更多的人，或因此爱上了越剧，这一点就值得你骄傲。

在越剧100多年的历史中，一直在吸收、融合和学习。现在我们做的，就是给越剧加入时代特性。希望现在创作的优秀剧目，在经历代代传承之后，也会成为新的经典。

我知道，有很多人都在为越剧努力着，不仅仅是我。

据 时尚 COSMO
(作者 Ingrid、兰昕雨)